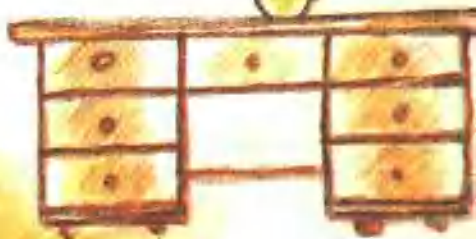


书桌中的秘密



〔日本〕河野贵子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〔日本〕河野贵子 著

书桌中的秘密

蒋 渝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476号

河野贵子
机のなかのひみツ
日本偕成社

责任编辑 潘勋照

书桌中的秘密

(日本)河野贵子 著

蒋 渝 译

宫田武彦 插图 童 历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「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」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六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156 1/32 印张 3.625 字数 66,000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800

ISBN 7-5324-1444-2/1-641(儿) 定价: 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四年级学生加藤麻树渴望有一张自己的书桌，和弟弟元太郎合用一张实在太不方便了。一天，爸爸满足了她的愿望，使她得到了一张书桌，不过那是一张旧的。偶然中麻树从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已故妈妈的照片，这勾起了她对亲生妈妈的许多美好而珍贵的回忆。

由于爸爸娶来了继母，逐渐和爷爷奶奶产生了某种不和谐之处，最终爸爸决定单独搬出去住。麻树目睹家中发生的事，感到大人们之间也常常有不理解和隔膜存在。对此她有些不快。

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触，通过四年级小学生麻树的眼睛和心灵，真实地道出了今天日本家庭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。

前 言

这本构想特殊和充满儿童情趣的小说，是日本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河野贵子的处女作。它在1979年获得出版后，立刻在日本引起轰动，荣获日本儿童文学新人赏，而且为青少年和家长们所欢迎，至1986年的短短七年中，就再版了十八次。

河野贵子出生于日本广岛，在东京和横滨度过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，后毕业于鹤见女子大学国文科，嗣后在神奈川县警察总部等处当过杂志编辑多年，不久作为一名自由作者活跃于出版新闻阵地。

本书是描写日本小学四年级学生加藤麻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她渴望有一张自己的书桌，和弟弟元太郎合用一张实在太不方便了。后来爸爸满足了她的愿望，使她得到了一张书桌。不过那是一张旧的。偶然之中麻树从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已故妈妈的照片，这引起了她对亲生妈妈的许多美好珍贵的回忆，也激起了她对继母的一些想法。妈妈活着的

时候，一家人过的是和睦幸福的生活，可妈妈死去后，爸爸娶来了继母，逐渐和爷爷奶奶产生了某种不和谐的地方，最终爸爸决定单独搬出去住。麻树目睹家庭中发生的事，感到大人们之间也常常有不理解和隔膜存在，这无疑是笼罩在家庭生活中的一层阴影，它破坏了过去的宁静气氛和平和心境。对此麻树有些不快，因为她不愿离开慈祥的爷爷和奶奶。

女作家河野贵子用十分细腻的笔触，通过四年级小学生麻树的眼睛和心灵来观察周围的成人世界，真切地道出了今天日本家庭中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，这些问题已在儿童的心灵里激起情感的波澜，同样它们在我国今天也有类似的情况，所以这类题材的小说对我国小读者在伦理教育方面也有一定的启示。

此外，本书还描写了加藤麻树和弟弟元太郎、同学田中金吾、小野佐八子的童年生活。他们之间那种无忧无虑、充满幻想的快乐生活恰好和大人们之间那种互不服气、充满矛盾的痛苦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田 虹

目 录

前 言.....	1
一、渴望书桌.....	1
二、去爷爷家.....	12
三、照片的秘密.....	27
四、奶奶和妈妈.....	39
五、遇见金吾.....	50
六、大人們的纠纷.....	64
七、时间纪念.....	76
八、燃烧的相片.....	92

一、渴望书桌

“嗯，我都四年级了，不好好读书不行啦。”

“是啊，要好好用功才行。”

“可是，和元太郎合用一张书桌……不太方便。”

“你不要这么想，和弟弟要友好、别吵架。”

“如果我能有一张独用的书桌的话……，”

放春假的时候，我对爸爸暗示想要一张书桌，可爸爸好像完全没有放在心里。

当我收拾抽屉、准备开学用的新本子、新铅笔时，将夹在元太郎书中的应用杂志从书架上拿出来时，渴望获得一张我独自使用的书桌的念头就格外强烈起来。

开学不久，我终于又鼓起勇气，向爸爸提出要求：

“爸爸，我想有一张自己的书桌。”

“哦，让我考虑考虑。”

爸爸爽快地点点头。

哇！早知如此，真该早点说才好！我高兴得心怦怦直跳，双手紧紧抱在胸前。

我有一个毛病，碰到什么事就会习惯地两手交叉捂在胸前，好让自己放松一下。

是明天就买，还是等到这个星期天去买？我独自想着，情不自禁直想笑。

从这天起，书桌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。

有了独用的书桌，学习成绩一定会好起来，若能在班里得个第一名……，不用说，同学们都会对我另眼相看，老师也会赞赏我，我就会成为全校注目的中心了！同学们会像对待公主那样包围我……。

美丽的幻想在我脑海里无边无际地飞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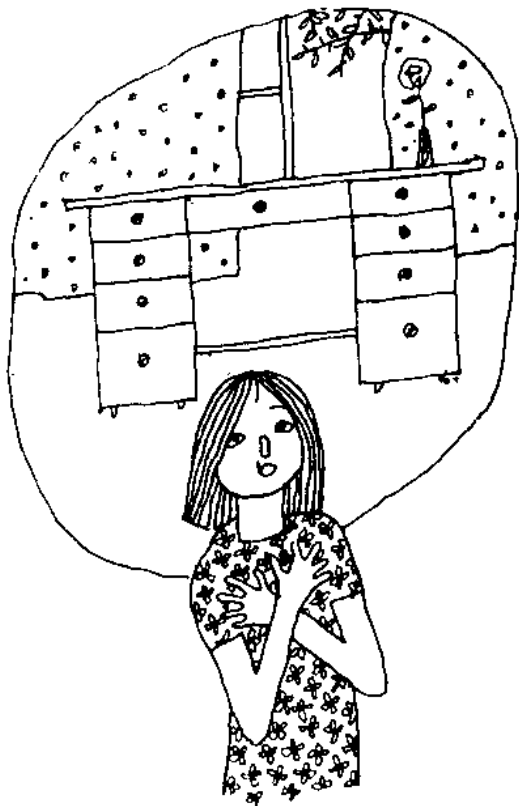
等有了书桌，桌面上要放瓶可爱的小花；图画纸、绘图用具什么的，就放在大抽屉里；本子、铅笔盒么，放在最上面的小抽屉里好了；工作用的小文具放在中间抽屉里；下面的大抽屉么，则是放心爱“宝物”的地方。

景泰兰的挂件；玻璃珠子制的戒指、耳环；镰仓雕刻的小手镜；西阵编制的钱包；千代纸做的小盒；仿造洋娃娃的土铃；玻璃制的精巧动物；镶花饰的书签；等等，等等，还有那洗得发白、边上已

绽线的手绢。

那绣着淡紫色小花的白手绢隐藏着我最珍贵的记忆。

搬进现在的公寓，是两年前的事了。搬家前，我整理着自己的玩具箱。



茶色的玩具箱里，塞满了从儿时起的各种玩具。有破损的，有舍不得扔掉的，它们都一一挤在那儿。

为什么要搬家呢？我不情愿地数着需要扔掉的玩具：掉了一只手的洋娃娃、不全的厨房小餐具、奶瓶，等等，我悲哀地将它们从玩具堆中拣了出来。

一周前，奶奶忽然对我说：

“麻树，你们很快就要和奶奶分开、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。”

至于为什么要搬家，不论是奶奶、爷爷，还是爸爸和现在的新妈妈，都没有告诉我。尽管如此，我心里依然隐隐感到，搬家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

一想到“小孩子，要听大人的话！就算我不愿意搬家，又能怎样？……”我使劲吸了吸鼻子，“哗啦”一下赌气地将玩具搅乱。

这小红包，还要不要呢？我拿不定主意，小小的红色尼龙包，悄悄地躺在我的手掌上。

到底是扔了还是留下不扔？我犹豫不定地打开了小包，原来以为里边一定是空的，却意外地看到里面放着一块揉成一团的手绢。

咦——，我愣了一下展开了手绢：这是一块白色的手绢，四角上绣着淡紫色的小花，手绢上星星点点染上不少土色的脏迹。

我反复看着手绢，三岁时候的往事渐渐出现在脑海里：

那一天，是圣诞节。

“麻树，妈妈住了一年医院，今天要出院了，走，我们到大学医院接妈妈去。”

“哇——万岁！万岁！妈妈要回来了！”

我带上昨晚圣诞老人给的礼物小红包，高高兴兴坐进爸爸开的汽车里。

汽车在街上奔驰着，到处可见装扮得五颜六色的圣诞树，商店门前亮闪闪的彩色灯泡，街道两旁高高挂着的金色银色的飘带，整座城市被打扮得光彩夺目。

圣诞歌曲《铃儿响叮当》优美动听的旋律响彻空间，更增添了我即将见到妈妈的欢乐：

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，

妈妈——我的妈妈

我这就要

去见你，哈——

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

.....

哼着自己编的歌，我在座位上按着节拍屁股扭个不停。

当我和爸爸到达大学医院的时候，妈妈已经收拾好东西正在等我们。

我撞开病房门，一下子冲了进去：

“妈妈——”

妈妈穿着一件碎白点花纹的和服，坐在床沿冲我微笑着。

妈妈的笑声有气无力，脸上没有丝毫血色，如同蜡一样，两颊瘪了进去，深陷的眼睛发出一丝幽幽的光亮。我蓦地仿佛见到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一下子停下了脚步。

妈妈抬起两手招呼我过去，她那从和服袖口露出的手腕细得令人吃惊。我不由挽起自己衣服的袖子，伸手与妈妈的手腕比较起来：

“妈妈，你的手腕和我的一样细呵。”

听到我的话后，妈妈那奇怪的笑容，爸爸那奇怪的表情，至今都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我和妈妈坐在接待室里等爸爸办理出院手续。房间里的暖气让人热得受不了。

妈妈去买来了冰冻可乐，随手想将罐钮拉开，但是，她怎样使劲也拉不开罐盖。

妈妈大口喘着气，不好意思地望住我：

“妈妈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很奇怪是不是，麻树？”

“给我，我来开。”

我伸手从妈妈手中接过可乐，抓住已经微微有些松动的盖钮，用力一拉，“扑”的一声打开了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抓住可乐罐的手猛地一晃，可乐洒了我一身。

“哎哟，”

妈妈忙从和服袖中抽出手绢，上下替我擦抹。手绢湿透了，无法放回衣袖中，妈妈只好用手将它拧干。

“妈妈，手绢放我的小包里吧，瞧，圣诞老人给我的，很好看吧？”

我得意地举起小包让妈妈看。

这块脏手绢放进小包后，我就将它忘了。

正月过去没几天，妈妈就死了。

我一直都以为妈妈已经治好毛病，正在恢复健康哩，可是，忽然妈妈从我面前消失了。

没有任何遗物留给我和弟弟元太郎。

五年过去了。正当我要和现在这个家、这个留有妈妈影子的家告别的时候，却忽然出现了这块妈

妈的手绢，仿佛这是上帝将它作为妈妈的遗物特意赐给我的。

望着手绢，妈妈枯瘦的手腕猛地出现在眼前，我紧紧握着手绢，肩膀颤动，终于抽泣起来。

我烦乱地拨弄着玩具，碰撞声中夹杂着吸鼻涕的声音。

装有手绢的小红包，被小心地放入留下的玩具堆中。

手绢和小红包，现在都在我的小百宝箱里。

爸爸，当然还有现在的妈妈、元太郎，都不知



道这个秘密。

我想好了，只要一有了自己的书桌，首先，就是将手绢放入抽屉里去。

然而，许多天过去了，爸爸却闭口不谈书桌的事。

每次见到爸爸，我都用催促的眼光看他，他却没有任何反应。

爸爸确实说过考虑考虑的话，难道那只是考虑而不是真心去买？书桌，难道没有希望了？！

偶尔爸爸下班回家较早的时候，我都想开口问他：

“书桌的事怎么样呵？”

但是，一见到爸爸那紧锁着的双眉，到了嗓子眼的话便又缩了回去。

爸爸也许工作忙、太累了，这时若催得紧了，万一惹得爸爸不高兴，那本来会买的书桌说不定就不买了。

爸爸是公司里的职员，平时在家总是绷着脸一言不发。以前，我们和爷爷、奶奶一块儿住的时候，爸爸可是个爱说话的人呀。然而，自从搬到现在这个公寓里来，爸爸似乎就不爱说话了。

已经过去三个星期天了。

我不是那种死死缠着大人不放的女孩，很快，我也就想开了。

这么小的屋子里，若再放入一张书桌，那走路的地方都要没有了。算了，没有就没有吧。

我干脆断了要书桌的念头。但是，没想到刚刚断念，书桌的事情又被提了出来。

那是临近五月黄金周^①连休的一天晚上，爸爸慢腾腾跨进屋里说道：

“麻树，你不是说过想要一张书桌？”

“呵，是的，可是，这屋里很窄，大概放不下吧？”

“哪儿的话，放一张桌子足够了。是这么回事，爸爸学生时代用过的书桌还在哩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爷爷家。”

爷爷！许久没有听到这名字了！

还有奶奶，不知他们怎样了？哎，多么想见见他们呵！自从两年前搬到这公寓来住之后，平时，家中从不谈爷爷、奶奶的事。不，似乎是有心不谈的。

“那——？”

^① 日本每年四月末至五月初，连休一星期左右，故被称作“黄金周”。